

绝望是一种疾病，没有疫苗可以防治，也没有人可以免疫。只有一种武器能与之抗衡。

WHERE
THE RIVER
ENDS

亲爱的，
我不会把你
交给绝望

Charles Martin

〔美〕查尔斯·马丁 / 著 李玉瑶 / 译

南海出版公司

013029963

1712.45

1701

WHETHER
THE RIVER
ENDS

亲爱的，
我不会把你
交给绝望



1712.45

1701

Charles Martin

[美] 查尔斯·马丁 / 著 李玉瑶 / 译



北航

C1635720

南海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亲爱的, 我不会把你交给绝望 / (美) 马丁著; 李玉瑶译. — 海口: 南海出版公司, 2013.5
ISBN 978-7-5442-6481-5

I. ①亲… II. ①马… ②李…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11320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30-2008-313

WHERE THE RIVER ENDS by Charles Martin

Copyright © 2008 by Charles Martin

This transla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Broadway, part of The Doubleday Publishing Group, a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 Inc.

Published in association with Yates & Yates, LLP, Attorneys and Counselors, Orange, CA,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亲爱的, 我不会把你交给绝望

〔美〕查尔斯·马丁 著

李玉瑶 译

出版 南海出版公司 (0898)66568511
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发行 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
电话(010)68423599 邮箱 editor@readinglife.com

经销 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刘灿灿

特邀编辑 毛文婧

装帧设计 尚燕平

内文制作 周文彬

印刷 大厂聚鑫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张 10

字数 242千

版次 2013年5月第1版

印次 2013年5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442-6481-5

定价 33.00元

版权所有, 未经书面许可, 不得转载、复制、翻印, 违者必究。

013051802

献给我的外祖父母埃伦和蒂尔曼·卡弗特

他们恩爱携手共度六十七载

序章

关于成长，我没有什么美好的记忆。我似乎太早就知道了许多本不应该知道的丑陋的东西。在我的印象中只有两件美好的事物：我的妈妈和这片河岸。我原本以为这条河是以妈妈的名字命名的，长大后才知并非如此。

住在我们拖车房里的那个男人总是生气，总是抽烟。不知道为什么。一支烟还没抽完他就用仍在燃烧的烟蒂点着另一支烟。像抚摸钻石一样抚摸它们。它们很配他的眼睛。他从不打我，至少不是特别狠，但他的臭嘴伤害了我的耳朵。妈妈说是酒瓶里的魔鬼使他这样，但我不这么想，喝酒不会让你粗鄙刻薄。不信你可以试试，就我的经验，酒还是挺不错的东西，所以它才被装在瓶子里。为了避开这一切，她和我，我们来到这里。她告诉我这里可以缓解我的哮喘病。我知道这不可能。死亡或许是唯一可以缓解我哮喘病的東西。

我的胸口好像压着一块大砖头，每一次呼吸都非常困难，就像要经过长长的花园水管。这也使得要从我口中了解我的想法或感觉不太容易。妈妈总是想让我谈谈我的感觉，试图把我从封闭中拉出来。我对她说：“忘了感觉吧，我可以以后再感觉，给我空气。”在酒鬼、沙丁胺醇和无法摆脱的痉挛性咳嗽之间，我的口和心失去了联系。我身体中的某样东西被切断了。

我活在碎片里。

或许“群岛”一词更贴切。每当我偷偷潜入自我，四下张望，我看不见一个整体，甚至一个主体。我看见的是被切割开的陆地，四分

五裂的每一个小块都在地球某个遥远的角落漫无目的地漂浮。我曾在图画上见过极地冰块就是这样分裂破碎的。

从五岁至八岁那段时间，我总是戴着一顶头盔，即使不骑自行车的时候。人们还给我起了个外号“蓝精灵”——因为我的嘴唇常常是这个颜色。在糟糕的童年里，我不得不长时间坐着，为了让我打发时间，母亲给我买了些颜料，于是我在绘画中找到了逃避所——画出我希望生活的世界。

夜晚我们常常到河边的这条长凳上休息。大多数时候是因为香烟浓雾和咒骂把我们赶出了拖车房。这条长凳都被我们磨得平滑了。大约十岁那年，一天晚上，我想起在拖车场听见的闲聊便问道：“妈妈，什么是‘不三不四的女人’？”

她也听到过。“你听谁说的？”

我指了指。“那边那个大胖女人。”

她点点头。“亲爱的，我们都会迷失方向。”

“你迷失方向了吗？”

她用手指触碰我的鼻尖，“和你在一起就不会。”她搂着我，“但这都不是真正重要的。重要的是当你迷失自我时如何去应对。”

她带着我穿过树林，把我放到长凳上，伸出手扫过我的视野，让我看前方的景色。“多斯，上帝就在这条河里。”

傍晚时分，天色暗红，雷云蔽日。云边一抹红色，云底的深蓝渐渐变成黑色。远处雨浪翻滚，扑面而来。我扫视着河岸，河面泛起层层涟漪。我回想起每次缺氧昏厥前，舌头发麻僵硬的情景。

我皱了皱眉。“很多事就说得通了。”

她拨开我眼前的头发，我乘机偷偷地从呼吸器里吸了两口。“你是什么意思？”

我屏住呼吸，手指搭到自己的肩膀上。“唔，他反正不在那拖车房里。”

她点了一下头。“你出生时，他是在的。”

我刚学会了几句粗话，于是决定测试一下底线在哪里。“也许吧。”我猛地咳嗽了一下，吐了口痰。“但现在他该死的肯定不在。”

她用力地拧我的脸颊，把我的头扯向水面。“多斯·迈克尔斯。”

“是的，妈妈。”

“看着那河面。”

我点点头。

“你看见了什么？”

我的声音有点含混不清。“一潭污水。”

她拧得更用力了。“别跟我要小聪明。再看。”

“有一些小鱼。”

“再仔细点——看水面。”

我集中注意力，牙齿都快切进脸颊了。“树木轮廓、云朵……天空。”

“那叫什么？”

“倒影。”

她松开了手。“我不在乎世界如何对你不公，不要让那弄脏你的‘倒影’。你听清楚了没有？”

我指着拖车房说：“嗨，他说粗话你从来都不说什么呢。”

“没错，但我无法修理他了，而你还没有‘破碎’。”

“你为什么不让他走？”

她点点头，然后轻声说：“因为我每天只能工作这么长时间了，”她拿起我的呼吸器，“他还有些救济金。”她又抬起我的下巴，“邦迪，你听懂了我的话吗？”

“你为什么叫我邦迪？”

她用前额顶着我的前额。“因为你紧贴着我，还能治愈我的伤痛。”

对于生活，我一无所知，但有一件事我可以肯定：妈妈是个好女人。我朝街道那端抬了抬头。“我可以去告诉那个大胖女人，让她该干吗干吗去吗？”

她摇了摇头。“这不会有什么用的。”

“为什么？”

闪电如蜘蛛网般密密地布满了天空。“因为所有那些脂肪只代表着痛苦。”她拨开我眼前的头发，“这是最后一次……你记住了吗？”

“是的，妈妈。”

又过了几分钟，空气渐渐潮湿起来，充满了电流和刺鼻的雨的味道。“你的才能，你使用铅笔和画刷的才能，是非常特别的。”她紧紧地搂着我，“笨蛋都能看得出来。这种才能不是我教你的，我也教不了，我连入门的知识都不懂——最简单的东西我都画不好。你的才能来自一个其他人都不知道的地方，这正是你的特别之处。”

“我不觉得自己特别呀。大多数时候，我觉得自己快要死了。”

她把裙子提到膝盖上方，吹干腿上的汗水。她的脚后跟曾被生硬的剃刀割过一道口子。她对着面前的世界挥了挥手。“生活从不轻松。大多数时候，生活很艰难，而且很少有道理可讲，绝不会像打小蝴蝶结那样整齐地扎起来。仿佛年龄越大，生活让你摔的跤就越多，打垮你，令你满身鲜血……”她试图大笑，但不一会儿就陷入宁静。“人们来到这河边的理由千差万别。有的人是为了躲藏，有的人是为了逃避，还有的人是为了寻找片刻的安宁，或是试图遗忘，或是抚平心中伤痛。但是……我们来这里都是出于渴望。”她撩开我眼前的头发，“你很像这条河。你的指尖拥有人们需要的东西。所以不要抑制它，不要阻止它，也不要污染它。”她把我的手翻过来，张开她的手掌贴在我的手掌上。“让它畅流出来，有一天你会发现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跳进里面，开怀畅饮。”

她将素描本放到我的膝盖上，递给我一支铅笔，然后指着河的下游说：“你看见那里了吗？”

“看见了，妈妈。”

“现在闭上眼睛。”我闭上眼睛。“尽可能地深呼吸。”我咳嗽了几声，深吸了口气，屏住呼吸。“看见了眼里的那幅图画吗？”我点点头。“现在……”第一颗雨珠落下来时，她把铅笔放进了我的手里，“找出

那令你留恋的东西……把它画出来。”

于是我画了出来。

那天晚上，她看着我的素描，涕泗横流。“再答应我一件事。”

“什么事，妈妈？”

她凝视着我卧室的窗外，河水被笼罩在一片蒸汽云里。她拍了拍我的太阳穴，一只手放在我的胸前。“你身体里拥有的是……是一口满溢的水井，源源不断地向外冒泡，而且水还是甜的。”一滴泪珠从她脸颊滑落，“但有时水井也会干涸。如果你受了伤，感到痛苦，你向深处张望，发现水井干涸了，除了灰尘什么也不剩，你就回来这里……跳进河里，开怀畅饮。”

我就这么做了。

第一章

五月三十日

终于爬上通往画室的最后一级台阶，我嗅了嗅潮湿的壁炉，琢磨着烧毁这里面的一切需要多长时间。几分钟吧，我猜测。我抱着胳膊，靠在墙上，直盯着那些同样盯着我看的眼睛。阿比一直拼命努力地使我自信，不惜带我游遍半个世界。她把伦勃朗介绍给我，并用手指戳戳我的肩膀说：“你能做到的。”于是我画了这些画。大多数作品画的是肖像。很久之前，母亲为我种下了绘画的种子；多年后，阿比给它浇水，培育、修剪它。事实上，如果发生一场大火，而消防部门没能及时反应的话，我从保单上获得的赔偿会比卖出去这些画赚得更多。在我周围，靠着四面墙层层堆放着三百余张布满灰尘的画作，十年的心血，都是油画。画上是述说各种情感的面孔，这些情感只有心能觉察，却几乎没人能够说出。有一度，它来得如此轻松、如此流畅。我还记得在那些时刻，我总是迫不及待地赶回这里，将自己无法抑制的灵感宣泄出来，同时在四张帆布上作画。那些通宵达旦的夜晚，我发现了自己内心的维苏威火山。

我生命中刚逝去的十年正回头凝视着我，曾经充满希望挂在查尔斯顿各个画廊的油画已经慢慢地、一幅接一幅地回到了这里。自命不凡的艺术批评家武断地在当地报纸上抱怨，认为我的作品“缺乏原创性”、“没有真情实感”，还有我最喜欢的评语，“枯燥乏味，毫无艺术技巧和鉴赏性”。

批评家之所以被称为批评家是有理由的。

我面前的画架上平铺着一张白帆布，满是灰尘和裂纹，阳光的照

射令其褪了色。而且它一片空白。

像我一样。

我从屋顶一侧的窗户钻出去，爬上通往瞭望台的铁楼梯。我吸了口气，空气中有淡淡的咸味，我朝着水面方向眺望。远处一只海鸥正对着我嘎嘎直叫。空气浑浊浓密，将整座城市包裹在岑寂之中。天空明亮，但感觉快要下雨了。一轮满月高悬在空中，在水面上投下了各种倒影。河水轻轻拍打着一百英尺外的水泥堤岸。萨姆特堡的灯光在远处东南方闪闪发亮。在我的前方阿什利河和库珀河汇成一体。大多数查尔斯顿人都会告诉你大西洋就是在那里由这两条河汇合成的。沙利文岛位于正北方，我们曾去那里的海滩游泳。我闭上双眼，听寻过往笑声的回音。

那已经是很久以前了。

“圣城”静静地耸立在我身后，各大教堂的尖塔刺破了夜晚的天空，交相辉映。身下是我投在房顶上的影子，它拉拽着我的腿，恳求我往后退，要把我拉倒在地。我目前所在的这栋铁制建筑是五十多年前由当地的传奇人物菲利普·西蒙斯建造的。现在他已经九十多岁了，他的作品已经成为了查尔斯顿的骄傲，非常抢手。瞭望台是和这栋房子一块儿建成的，经历了无数的风风雨雨。我们在这里生活了十三年，这段日子里，这一块九平方英尺的阳台已经成了我观察这个世界的午夜平台。我唯一的孤独避所。

口袋里手机振动起来。我查看了一下屏幕，上面显示得克萨斯州的区号。“喂？”

“多斯·迈克尔斯吗？”

“是的，请讲。”

“我是阿妮塔·贝克尔，保罗·维尔特医生的助理。”

“怎么样？”我的呼吸变得短促。她接下来要说的话至关重要。

她停顿了一下，“我们打电话来，想……”她话未说，我已经知道了。“想告诉你监督委员会已经开会决定了此次研究的范围。目前，

我们只接受原发性病例，不接受继发病例。”风向突然转变，吹得风向标吱吱作响。公鸡形状的风向标现在指向南方。“明年，如果研究如预期一样继续的话，我们计划增加对继发病例的研究……”她的话音似乎飘得很远，抑或是我自己渐渐远离了。“我们会寄一封推荐信，建议阿比参加斯隆 - 凯特林肿瘤医院的普利斯特和麦克勒斯医生的研究……”

“非常……感谢。”我挂上电话。

万福马利亚传球^①的问题在于橄榄球在空中停留的时间太久，大多数时候都落到了球门区。这也是为什么他们要祈求上帝保佑。

因为这种事压根儿就不可能。

电话第二次响起，但我没接。一分钟后，电话又响了起来。我看了下屏幕，是拉迪医生。

“你好，拉迪。”

“多斯。”他的声音很轻。压低的。我能想象他倚在桌上，双手托着头。他的椅子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检查结果出来了。如果你俩能一起凑到扩音器前，我想我们可以一起讨论一下。”

他说话的语气已经让我足够明白了。“拉迪，她在睡觉。终于睡了。昨天睡了差不多一天。也许你还是告诉我一个人吧。”他听懂了我的弦外之音。

“我明白。”停顿，“嗯……检查结果啊……”他声音哽咽。拉迪从一开始就是我们的主治医生。“多斯，我很抱歉。”

我们彼此沉默了一会。“还有多少时间？”

“一周，或许两周。如果你能让她平躺着不动，还可以……久点。”

我勉强地笑了。“你很清楚不可能的。”

深呼吸。“是的。”

① 最后一搏。美式橄榄球比赛中的一种战术，落后一方在比赛即将结束、时间无多时才会使用的赌博式超长传。若能成功接到，便能挽回败局。

我把电话放回口袋，挠了挠两天没刮的胡楂。我的双眼凝视着水面，思绪却已经飘到二百英里之外了。

我双手空空地爬下来，憋着半口气，再从窗户钻回屋里。我爬下一层楼梯，手指划过墙上的饰物。梯道十分狭窄，由十二英寸宽的松木板组成，有近两百年的历史，每走一步都会嘎吱作响——就像在演绎着一个古老的故事，醉酒的海盗曾从这里踉跄而过。

听见声音，她睁开了眼，但我怀疑她根本没睡着。拳击手是不会在每回合之间睡着的。一阵逆风从敞开的窗户钻进来，滤过我们的房间，拂起她小腿的鸡皮疙瘩。

楼下传来脚步声，于是我穿过房间，关上卧室门，然后回来。我坐到她身边，轻轻地拿羊毛毯盖在她的腿上。我背靠着床头板。她小声说：“我睡了多久了？”

我耸耸肩。

“从昨天？”

“差不多吧。”虽然我们可以用药物抑制疼痛，但是却无法阻止药物使人虚弱的效用。她常常静静地躺着，几个小时一动不动，体内却在进行一场战役。而在这场战役中我只能扮演无助的看客。接下来，出于某些我们俩谁也无法解释的原因，她有段时间——有时甚至长达几天——神志完全清楚、痛苦隐退，她就像往日一样健康。然而，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疼痛又会回来，于是她又一次开始自己的单打独斗。正是这种情况使你明白了“疲劳”和“心力交瘁”的区别。睡眠能修复“疲劳”，却对“心力交瘁”一筹莫展。

她闻到空气中有残留的须后水的味道。我打开窗，她扬了扬眉毛。“他来过了？”

我凝视着水面。“对。”

“怎么样？”

“跟往常一样吧。”

“那还好哦？这次又是什么事？”

“他打算，”我双手举到空中，用手指比划着引号，“带你走。”

她坐了起来。“去哪儿？”

更多引号。“回家。”

她摇了摇头，长长地出了口气，脸颊像河豚那样鼓了起来。“对他而言，简直是我母亲遭遇的翻版。”

我耸耸肩。

“你怎么说的？”

“我没说什么。都是他在说。”

“还有呢？”

“他明早派人来……‘收你走’。”

“听起来他像是来收垃圾。”她指了指电话，“把电话给我。我才不在乎他是不是第四个可以继任总统的人^①呢。”

“亲爱的，我不会让他带你去任何地方。”我拂去窗台上的一块油漆。

她听着楼下的脚步声。“换班吗？”

我点点头，看着一艘货船慢慢地驶入阿什利河。

“不要告诉我，他也跟他们说了。”

“噢，是的。那真是让每个人都轻松了。看上去像是称赞，可实际上简直把所有人都严厉地斥责了一遍。我还真是服了他，凡是他希望你得到的东西，就硬塞给你，还打着‘为了你好’的幌子。”我摇了摇头，“巧妙的操纵。”

她用腿缠住我的腿，借力把头抬高，这样她的眼睛可以直视我的眼睛。曾经健美的大腿如今只剩瘦瘠的膝盖、脆弱的筋脉和纤细的胫骨。曾经如沙漏般性感隆起的髌骨现在只剩尖锐的骨架，支起松松垮垮的睡衣。四年过去了，她的皮肤几乎成半透明的了——像一张受阳

① 一九四七年通过的“美国总统继任法案”规定了总统因故缺位时的继任顺序，第四位是国务卿。

光暴晒而褪色的帆布，现在吊在如晾衣绳般的锁骨上。

楼下的脚步声渐渐隐入厨房。她盯着地板。“他们都是好人。他们每天都要经历这些。而我们只要经历一次。”

“是啊……但一次就够了。”

我们的床是那种南方女人特别喜欢的南方旧式四柱大床。深色的红木制成，床铺离地面四英尺高，每边都有台阶支撑。如果晚上你从床上滚下来，那就只好祈求上帝保佑了。这张床有两大好处：第一，阿比睡在那儿；第二，当我侧卧时，我的视线高过窗台，可以俯瞰查尔斯顿港。

她凝视着窗外，整个世界像一面地图在她面前展开。航道灯标一闪一闪的，一会儿红一会儿绿。然后又是红灯了。她的手指滑入我的手指间。“她看上去怎么样？”

我解开围巾，让它滑落到她的肩头。“美丽极了。”

她转过身靠着我，头枕在我的胸前，手指伸进我的衣领里，抚摸着我的胸毛，就两根。她摇了摇头，“你需要去检查一下你的脑袋。”

“真有意思，你父亲刚才也这么说。”我盯着远处的河水，漫无目的地让我的手指拂过她的耳朵和颈部。一艘捕虾船正驶向大海。“事实上，他已经这么跟你说了十四年了。”

“你一定认为，我听进去了。”捕虾船的吊灯慢慢地从东边移到了西边，似乎从海面上掠过。

她的眼窝深陷，眼睑乌黑且暗淡，好像眼影成了永久的文身。“答应我一件事。”她说。

“我已经答应过了呀。”

“我是说真的。”

“好吧，只要和你爸无关。”她捏紧拇指和食指，用力一扯，拔出了我的一根胸毛。“嘿，”我揉搓着胸部，“这个我可没有盈余啊。”

她的手指，跟她的腿是一样的，修长。现在它们更消瘦了，看上去就更长。她指着我的脸。“扯完了没？”手指在我的胸前画了个圈。

“明明看到还有一根。”

这就是我的阿比。瘦了三十多磅，还在开玩笑。那正是我坚持的。就是那。在我脸上摩挲着的她的那根手指——不惧任何力量，也始终没有放弃任何幽默，并且传达着“爱你胜过爱自己”的信息。

她挠了挠我的胸部，对着她父亲的照片点了下头。“你觉得你俩还会说话吗？”我看了看相片。这是去年复活节他为自己的新宠“眩晕地产”命名时拍的。他站在那儿，手里拿着一个破酒瓶，香槟酒仍不停地朝船舷外滴。海上来的微风弄乱了他银白色的头发。如果换种情境，我肯定会喜欢他的，甚至有时候我觉得他也会喜欢我。

我扫了一眼梳妆台上他的照片。“哦，他肯定会找我说话的。”

“你们俩其实真的很像。”

“拜托……”

“我是说真的。”

她说得挺对。“他总是惹我恼怒。”

“他也总是惹恼我，但他始终还是老爸呀。”

四周一片黑暗，我们就这样躺着，聆听着楼下善意却不受欢迎的陌生人的脚步声。“你也许认为，”我说，专注于从楼下传来的声音。“他们能想出一个比‘晚期病人安养所’更好的名字。”

她的眼睛骨碌地转溜了一下。“那名字怎么了？”

“只是听起来……”我没说下去。

我们又坐了一会儿。“拉迪来电话了吗？”

我点点头。

“所有三个？”

我又点点头。

“有好消息没？”

我摇了摇头。

“那个哈佛的家伙怎么说？”

“我们昨天谈过。他们还要几个月才开始试验。”